

明代复古派唐诗论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代复古派唐诗论研究 陈国球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文学史研究丛书)

陈国球著 陈国球著

I 明... II 陈... III 唐诗 原文学批评史 原研究 原中国 原明代 IV 文学理论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 140000 号

书 名 :明代复古派唐诗论研究

著作责任者 :陈国球 著

责任编辑 :徐丹丽

标准书号 :陈国球著 陈国球著 陈国球著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52号 北京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bjvip@pup.cn

电 话 :邮购部 010-62750174 发行部 010-62750175 出版部 010-62750176

编辑部 010-62750177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50千字

2006年 1月第 1版 2006年 1月第 1次印刷

定 价 :25.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0175 电子邮箱 :bjvip@pup.cn

目 录

“文学史研究丛书”总序	(员)
导 论 明代复古派诗论的意义	(员)
第一章 明代复古派反宋诗的原因	
——“宋人主理不主调”	(圆)
第一节 从李梦阳《缶音序》说起	(圆)
第二节 排击宋诗与性理派诗	(猿)
第三节 宋诗的文学史地位	(缘)
第四节 宋人“主理”与明复古派反“主理”的原因 ...	(缘)
第二章 明代复古派论唐代七言律诗	(远)
第一节 明初到前期复古派论七言律诗	(远)
第二节 唐七律探讨的深广发展	(苑)
第三节 唐七律史的建构	(愿)
第四节 七律之难	(怨)
第五节 小结	(员)
第三章 李攀龙“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	
说的意义	(员)
第一节 “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说的产生	(员)
第二节 汉魏古诗与唐代五古区分意识的深化	(员)
第三节 陈子昂与唐代五言古诗的发展	(员)
第四节 从辨体的角度论“古诗”与“唐古”	(员)
第五节 小结	(员)

第四章 从《唐诗品汇》到李攀龙选唐诗	(员圆)
第一节 《唐音》在明代	(员圆)
第二节 高棅选本的编集、刊刻及流通	(员圆)
第三节 《唐诗品汇》的意义	(员圆)
第四节 《唐诗正声》与李攀龙选唐诗	(员圆)
第五节 唐诗选本与复古诗论的关系	(员圆)
第五章 复古派选本的反响	
——钟惺、谭元春选《唐诗归》	(员圆)
第一节 《唐诗归》与《古今诗删》	
的选录情况比较	(员圆)
第二节 《唐诗归》中的“应制诗”与相关问题	(员圆)
第三节 “唐代五言古”的相关问题	(员圆)
第四节 “情艳诗”的阅读	(员圆)
第五节 “出脱”：诗史上的别出之调	(员圆)
第六节 “传”与“选”的关系	(员圆)
第七节 小结	(员圆)
附录一 《诗归》的成书经过	(员圆)
附录二 闵振业刻三色套印本《诗归》	(员圆)
第六章 复古派诗论的文学史意识	(员圆)
第一节 个人与传统的关系	(员圆)
第二节 唐诗发展史的探索	(员圆)
第三节 文学史的编撰意识	(员圆)
第四节 结语	(员圆)
第七章 复古派的创作与唐诗	(员圆)
第一节 古为独造，我则兼工	(员圆)
第二节 是丹非素	(员圆)

附录一 “格调”的发现与建构 ——明清格调诗说的现代研究 (页码 — 页码)	(猿)
附录二 言“格调”而不失“神韵” ——明清格调诗说的现代研究 (页码 — 页码 台港部分)	(猿)
附录三 “明清格调诗说”研究知见目录 (页码 — 页码)	(猿)
附录四 明代复古派诗论中的“诗史”论争 张晖	(猿)
征引书目	(源)
结 论	(源)

“文学史研究丛书”总序

陈平原

中国学界之选择“文学史”而不是“文苑传”或“诗文评”，作为文学研究的主要体式，明显得益于西学东渐大潮。从文学观念的转变、文类位置的偏移，到教育体制的改革与课程设置的更新，“文学史”逐渐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知识体系。作为一种兼及教育与研究的著述形式，“文学史”在 20 世纪的中国，产量之高，传播之广，蔚为奇观。

从晚清学制改革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展开，提倡新知与整理国故终于齐头并进，文学史研究也因而得到迅速发展。在此过程中，北大课堂曾走出不少名著：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袁国瑞~~还只是首开记录，接踵而来者更见精彩，如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和《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吴梅的《词余讲义》（后改为《曲学通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和《白话文学史》、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以及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游国恩的《楚辞概论》等。这些著作，思路不一，体式各异，却共同支撑起创立期的文学史大厦。

强调早年北大学人的贡献，并无“唯我独尊”的妄想，更不会将眼下这套丛书的作者局限在区区燕园，作为一种开放且持久的学术探求，本丛书希望容纳国内外学者各具特色的著述。就像北大学者有责任继续先贤遗志，不断冲击新的学术高度一样，

北大出版社也有义务在文学史研究等诸领域,为北大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呐喊助阵。

在很长时间里,人们习惯于将“文学史研究”理解为配合课堂讲授而编撰教材(或教材式的“文学通史”),其实,“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此乃学者挥洒学识与才情的大好舞台,尽可不必画地为牢。上述草创期的文学史著,虽多与课堂讲授有关,也都各具面目,并无日后千人一腔的通病。

那是一个“开天辟地”的时代,固然也有其盲点与失误,但生气淋漓,至今令人神往。鲁迅撰《中国小说史略 序言》,劈头就是“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后世学者恰如其分地添上一句“有之,自鲁迅先生始。”当初的处女地,如今已“人满为患”,可是否真的没有继续拓展的可能性?胡适撰《国学季刊 发刊宣言》,以历史眼光、系统整理、比较研究作为整理国故的方法论,希望兼及材料的发现与理论的更新。今日中国学界,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早就超越胡适的“三原则”,又焉知不能开辟出新天地?

当初鲁迅、胡适等新文化人“整理国故”时之所以慷慨激昂,乃意识到新的学术时代来临。今日中国,能否有此迹象,不敢过于自信,但“新世纪”的诱惑依然存在。单看近年学界之热心于总结百年学术兴衰,不难明白其抱负与期待。

在 20 世纪的最后一年推出这套丛书,与其说是为了总结过去,不如说是为了面向未来。在 20 世纪中国,相对于传统文论,“文学史”曾经代表着新的学术范式。面对即将来临的新世纪,文学史研究究竟该向何处去,如何洗心革面、奋发有为,值得认真反省。

反省之后呢?当然是必不可少的重建——我们期待着学界同仁的积极参与。

1999 年 1 月 愿日于西三旗

导论 明代复古派诗论的意义

明代复古派诗论最显著的特点是回顾传统。复古诗论家希望在创作的整体成就方面攀及古代诗歌的盛世,于是要学习古代的诗人的诗作。他们的批评活动基本上是试图整理一套值得学习的典范,而不是单纯的作品诠释和鉴赏。传统的诗歌盛世之中又以各种诗体都发展成熟的唐代最受他们注目。他们希望对唐诗有最充分、最深广的认识,因此,他们怎样阅读唐诗,或者说,唐诗在明代被接受、承纳的过程,当然是研究明代复古诗论所不能忽略的重点。另一方面,复古派是明代文学的主流,复古诗论对唐诗的探讨分析然后作出评鹭取舍,又直接影响到这些身兼诗人与批评家两重身份的复古派中人的创作基准,故此复古诗论研究必然关涉到文学史的多个部门。职是之故,本书可说是“文学批评”或“文学批评史”的一个段落的研究,也是“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环节的研究。再者,我们发觉复古诗论因为经常以一种历时的观念去掌握唐诗、认识唐诗,于是他们的诸种阅读评析,渐渐引向一条文学史研究的道路;以现代意义来说,复古诗论家自己居然成为文学史的编撰者,成为文学史家。事实上,我们今天对文学传统尤其是唐诗的认识,很大程度是由明代复古诗论家所奠定,虽然这种认识曾经清代诗论的淘洗,甚至五四以来“白话文学运动”的冲击,但其基石犹历历可辨。

以上简要介绍本书作为明代复古诗论研究的主要观察方向,下文再扼要继续析述明代文学复古思潮的脉络,作为往后各章论述的背景。

“复古”可说是明代文学的主潮,由国初到末世,主张“复古”的议论层出不穷,即使站在复古派对立面的公安三袁也曾说:

夫复古是已!

有缙绅先生倡复古,用以掾近代固陋繁芜之习,未为不可。^①

我们当然不能脱离上下文的语境,光凭以上所摘引的片言只语就将他们划为复古派的附从者,但起码可以见到复古思想的深入人心。

事实上,明初的宋濂,于《答章秀才论诗书》中就主张“师古”,他说:

诗之格力崇卑,固若随世而变迁,然谓其皆不相师可乎?

又批评一些“师心”的主张:

近来学者类多自高,操觚未能成章,辄阔视前古为无物,且扬言曰:曹、刘、李、杜、苏、黄诸作虽佳,不必师;吾即师,师吾心耳。故其所作往往猖狂无伦,以扬沙走石为豪,而不复知有纯和冲粹之意。可胜叹哉!可胜叹哉!^②

刘基《照玄上人序》也批评时人说:

为诗莫不以哦风月弄花鸟为能事,取则于达官贵人,而不师古。^③

① 分见袁宏道:《雪涛阁集序》,载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页425;袁中道:《解脱集序》,《珂雪斋前集》,台北:伟文图书公司,1987年影印明刊本,卷四,页15上。

② 宋濂:《宋文宪公全集》,《四部备要》本,卷一百一十五,页15上。

③ 刘基:《诚意伯文集》,《四部丛刊》本,卷四,页15上。

他们的正面意见当然是要师法古人。在主张师古的同时,我们又可以见到不少论诗尊唐的言论,如王祎《张仲简诗序》说:

《三百篇》尚矣,秦汉以下,诗莫盛于唐。^①

贝琼《乾坤清气集序》说:

诗盛于唐,尚矣!^②

闽中十子的领袖林鸿认为:

李唐作者,可谓大成……开元天宝间,神秀声律,粲然大备,故学者当以是楷模。^③

与林鸿同属闽中十子的高棅,因为编有《唐诗品汇》和《唐诗正声》等选本,对明代中叶以后的诗论有极大的影响,所以更值得注意。

高棅(员缘一员愿缘),又名廷礼,字彦恢,号“漫士”,福建长乐人。明永乐元年(员缘圆)以布衣召为翰林待诏,后升为典籍。著有《啸台集》、《木天清气集》。年七十四卒。^④高棅未仕之前,与林鸿等人提倡唐诗,穷十余年之力,编成《唐诗品汇》九十卷,《唐诗拾遗》十卷,“以为学唐诗者之门径”,晚年再就《品汇》六千首

① 王祎:《王忠文公集》,《四库全书》本,卷缘页,源上。

② 贝琼:《清江贝先生文集》,《四部丛刊》本,卷员页,怨上。

③ 转引自高棅:《唐诗品汇·凡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员愿缘影印明汪宗尼刊本,页员上。

④ 高棅生平见林志:《漫士高先生棅墓志》,载焦竑:《国朝献征录》,台北:学生书局,员愿缘影印明刊本,卷圆页,源上一,源上;又《明史》有传,见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员愿缘卷圆,页猿猿。

唐诗中精选九百余首,编成《唐诗正声》,以方便学者。^①高棅选本在嘉靖(1522—1566)以后非常流行,其中所蕴含的文学史意识对复古诗论有很大的推动作用。^②

永乐以后,文坛主要由馆阁学士领导,所作文章称为“台阁体”^③。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三杨”以至李东阳,都先后成为文坛领袖。台阁体的传统诗风平正典实,誉之者赞其雍容典雅,毁之者讥其靡弱呆滞。“三杨”中以杨士奇的文学成就最高^④,王世贞评他的诗说:

少师韵语妥协,声度和平;如潦倒书生,虽复酬酢驯雅,无复生气。^⑤

① 参见《唐诗品汇·总叙》,《唐诗正声·凡例》。按高棅诗选的版本甚繁,本书第四章再有交代。以下引文除非特别声明,《唐诗品汇》、《唐诗拾遗》将以影印汪宗尼本为据,《唐诗正声》将以桂天祥批点《批点唐诗正声》(明嘉靖刊本)为据。

② 详见本书第四章。

③ 张慎言《柯文毅公全集序》说:“当代名相之业,莫著于楚石首杨文定(溥),值缔造之初,补天浴日,策勋亡两,于时文章尚宋庐陵氏,号‘台阁体’,举世响风。其后权散不变,学士大夫各挟其所长,奔命辞苑。至长沙李文正(东阳)出,倡明其学,权复于台阁。”(见黄宗羲编:《明文海》,《四库全书》本,卷四十八,页苑上)王世贞亦说:“文章之最达者,则无过宋文宪、杨文贞士奇、李文正东阳、王文成守仁。……杨尚法,源出欧阳氏,以简淡和易为主,而乏充拓之功,至今贵之曰‘台阁体’。”又说:“台阁之体,东里(杨士奇)辟源,长沙(李东阳)道流。”(均见王世贞:《艺苑卮言》,见丁福保编《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页四四九)王世贞所述虽然主要指文章,但台阁领袖的诗风亦自成一体。又简锦松的《论明代嘉靖以前之台阁体与台阁文权之下移》一文对有关明代台阁体的历史概况有非常精准的论述(载《古典文学》第 8 辑,1984 年 1 月,页 100—104)。文中亦有征引张慎言的话,但误以杨文定为杨士奇。按杨士奇,谥“文贞”,泰和人;杨溥,谥“文定”,石首人。

④ 朱彝尊说:“东杨(杨荣)诗颇温丽,上拟西杨(杨士奇)不及,下视南杨(杨溥)有余。”可见三杨诗的品第。见朱彝尊:《明诗综》,台北:世界书局,1963 年,卷四,页苑下。

⑤ 王世贞:《明诗评》(沈节甫辑《纪录汇编》本,明刻本),卷四,页四下。又《艺苑卮言》评杨士奇诗说:“杨东里如流水平桥,粗成小致。”见《历代诗话续编》,页四四九。

胡应麟评述这段时期的诗风也说：

永乐以后诸子，变高（启）、杨（基）者也。见谓汰尖纤而就平实，其流也庸冗厌观。^①

到后来李东阳继掌台阁，诗风开始有所转变。如李梦阳在《徐子将适湖湘，余实恋恋难别，走笔长句，述一代文人之盛，兼寓祝望焉耳》一诗中说：

我师崛起杨与李，力挽一发回千钧。天球银瓮世希绝，鳌掣鲸翻难具陈。^②

杨指杨一清，李指李东阳，二人之中又以李东阳的声誉较隆，影响较大。

李东阳（~~员~~景范—~~员~~景范），字宾之，号“西涯”，茶陵（今湖南省）人。位至宰辅，参预内阁机务凡十余年。注意“汲引人才”，“以诗文引后进”^③。著有《怀麓堂集》，内有《怀麓堂诗话》一卷，凡~~员~~景范则。论诗意见，具见其中。^④ 胡应麟说：

成化以还，诗道旁落，唐人风致，几于尽隳。独李文正才具宏通，格律严整，高步一时，兴起李何，厥功甚伟。是时中晚、宋元诸调杂

① 胡应麟：《诗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员~~景范页 猿猿。

② 李梦阳：《空同集》，《四库全书》本，卷 四四页 四四上。

③ 生平见杨一清：《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赠太师谥文正李公东阳墓志铭》；法式善纂辑、唐仲冕增补：《明李文正公年谱》。均收入李东阳著，周寅宾点校：《李东阳集》，长沙：岳麓书社，~~员~~景范。参见卷三、《附录》。本传见《明史》卷 ~~员~~景范页 ~~源~~四四—~~源~~四四。

④ 《怀麓堂集》经周寅宾整理点校成《李东阳集》三卷，《怀麓堂诗话》收入第二卷，页 ~~缘~~四—~~缘~~五。本书称引《怀麓堂诗话》，则以较通行的《历代诗话续编》本为据，有需要时才参用《李东阳集》本。

兴 此老砥柱其间 故不易也。^①

可以说 李东阳的诗和诗论代表了台阁体到复古派之间诗风的变换。胡应麟认为“兴起李何” 王世贞也说：

长沙之于何李也 其陈涉之启汉高乎！^②

他论诗尊尚唐代 主张辨体 又注意探讨诗歌的发展变化 这些意见与复古派的理论亦多吻合。虽然他因为“历官馆阁 四十年不出国门”^③ 诗文及言论难免保留了相当的“台阁”色彩^④。但我们讨论复古派的诗论时 亦不能不连及《怀麓堂诗话》。

现代一般论著认为李梦阳、何景明复古运动主要针对台阁体或李东阳^⑤ 其实台阁体的靡弱风格固然引起复古派的不满 但两者的对立情况还不算太尖锐。例如杨士奇本身就很尊尚唐诗 他在《题东里诗集序》说：

《国风》、《雅》、《颂》,诗之源也,下此为《楚辞》,为汉魏晋,为盛唐,如李、杜及高、岑、孟、韦诸家,皆诗正派,可以溯流而探源焉。

① 《诗数》,页 猿猿

② 《艺苑卮言》,页 猿猿

③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猿猿猿页 猿猿

④ 参见陈国球:《怀麓堂诗话 论杜甫》,收入《镜花水月》,台北:东大图书公司,猿猿猿页 猿猿

⑤ 例如:马茂元《略谈明七子的文学思想与李何的论争》说七子“反对台阁体阿谀粉饰的文风 振起茶陵派(指李东阳及其门人)的委弱”;王文生《明代的文学理论》说“前七子的文论主要是以复古的权威口号来对抗‘台阁体’的柔靡文风”。见马茂元:《晚照楼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猿猿猿页 猿猿王文生《临海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猿猿猿页 猿猿类似的说法还可参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猿猿猿页 猿猿一 猿猿袁黄海章:《中国文学批评简史》增订本,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猿猿猿页 猿猿袁皮朝纲:《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概要》,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猿猿猿页 猿猿

其《东里集·续集》的题跋中多有记载他读唐诗的经验。例如跋《唐诗杂录》说：

右唐诗，昔余在武昌，蒋文恭携《文苑英华》残编一册见过，遂令童子录之，题曰“杂录”，谓其不纯也。

又跋《唐律诗》说：

右唐诗十卷，皆近体七言，越人宋洵所编。余得之章尚文郎中。近体固盛于唐，然洵识下，非知诗者，此编可见已。^①

而李东阳更出入台阁与复古之间，与李、何等的师弟关联也反映在双方的论诗主张上。

事实上，复古派在当世所要抗衡的，还有以陈献章（明·陈·字·德·也·号·明·道·）（明·陈·字·德·也·号·明·道·）和庄咏（明·陈·字·德·也·号·明·道·）（明·陈·字·德·也·号·明·道·）为代表的理学诗人。他们都很推崇宋代邵雍的《击壤集》，写诗多以性理为宗，与重“情”、重“兴象”的复古派有很大的冲突。朱彝尊《明诗综》说：

成、弘间，诗道旁落，杂而多端。台阁诸公，白草黄茅，纷芜靡蔓，其可披沙而拣金者李文正、杨文襄也。理学诸公，《击壤》打油，“筋升”“样子”，其可识曲而听真者，陈白沙也。北地一呼，豪杰四应，信阳角之，迪功椅之，律以高廷礼诗品，浚川、华泉、东桥等为之“羽翼”，梦泽、西源等为之“接武”，“正变”则有少谷、太初；“傍流”则有子畏。霞蔚云蒸，忽焉丕变。呜呼盛哉！^②

① 杨士奇：《东里集》，《四库全书》本，《续集》，卷 八，页 八下；卷 八，页 苑下、苑下。

② 《明诗综》，卷 八，页 源上。

朱彝尊在这里指出前期复古派崛起的背景,及其兴起时声势之盛。虽然以李东阳、杨一清与陈献章对举有欠妥之处,但点明了复古派实际面临的形势。所列的两方面,其中理学诗风与复古诗论的宗旨距离更远,但一般论者都较少触及,本书第一章对这种风气与复古诗论的关系有详细的讨论。

朱彝尊又借用了高棅在《唐诗品汇》中所设的品目^①,描述当时复古运动风起云涌的盛况。其中北地是李梦阳,信阳是何景明,迪功是徐祯卿,浚川即王廷相,华泉即边贡,东桥即顾璘,梦泽即王廷陈,西源即薛蕙,少谷即郑善夫,太初即孙一元,子畏即唐寅。参照高棅的条例,“傍流”的唐寅可以不计,其余各人都可说是复古派中人。这也是一般论著所讲的“前七子”时期。^②有关弘治(弘治元年—弘治十八年)期间由李梦阳领导的复古运动的情况,我们还可以参阅一些更早的资料。李梦阳曾有《朝正倡和诗跋》一文,其中说:

诗倡和莫盛于弘治,盖其时古学渐兴,士彬彬乎盛矣,此一运会也。余时承乏郎署,所与倡和则扬州储静夫、赵叔鸣,无锡钱世恩、陈嘉言、秦国声,太原乔希大,宜兴杭氏兄弟,郴李贻教、何子元,慈溪杨名父,余姚王伯安,济南边庭实,其后又有丹阳殷文济,苏州都玄敬、

① 高棅《唐诗品汇》定了九个品目:“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余响”、“傍流”。其中“傍流”一目指“道人、衲子、宫闺、仙怪,及有姓氏无世次可考者”,与前八目不同类,见《唐诗品汇·五言古诗叙目》,页 156 上。有关详情参阅第四章的讨论。

② 一般论著以“前后七子”来称呼明代复古运动中人。如: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立“前后七子与其流派”一章,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年,页 154—155;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亦专题讨论“前后七子所醉心的‘才’”,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页 154—155;元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又有专节论“前后七子及其复古主义运动”,页 154—155。前七子专指: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后七子专指谢榛、李攀龙、王世贞、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这些讲法相信源起于钱谦益对李、何等批评时所说的“一则曰先七子,一则曰后七子”(《列朝诗集小传》,页 156)。

徐昌谷,信阳何仲默;其在南都则顾华玉、朱升之其尤也;诸在翰林者,以众不叙。^①

文中提到与李梦阳倡和,共襄“古学”的人物包括:储巏、赵鹤、钱荣、陈策、秦金、乔宇、杭济、杭淮、李贽教、何孟春、杨子器、王守仁、边贡、殷文济、都穆、徐祯卿、何景明、顾璘、朱应登等。^②稍后的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又记载:

我朝文章,在弘治正德间可谓极盛,李空同、何大复、康海、徐昌谷、徐华泉、徐昌谷一时共相推毂,倡复古道。而南京王南原、顾东桥、宝应朱凌溪则其流亚也,然诸人犹以吴音少之。稍后则亮州薛西原(蕙〔原注:下同〕)、祥符高子业(叔嗣)、广西戴时亮(钦)、沁水常明卿(伦)、河南左中川(国玠)、关中马西玄(汝驥)诸人。薛西原规模大复……他如王庸之(教)、李川甫(濂),则空同门人;樊少南(鹏)、戴仲鹖(冠)、孟望之(洋),则大复门人,譬之孔门,其田子方、荀卿之流欤。^③

可见当时复古运动的浩大声势。一般人以“前七子”之名来说明这段复古时期,实在不算准确。当时参与其事的人,只有康海在《美陂先生集序》中将现时被列作“前七子”的几个人名连举:

我明文章之盛,莫极于弘治时,所以复古昔而变流靡者,惟时有六人焉:北郡李献吉、信阳何仲默、鄆杜王敬夫、仪封王子衡、吴兴徐昌谷、济南边庭实,金辉玉映,光照宇内,而予亦幸窃附于诸公之间。……于是后之君子,言文与诗者,先秦两汉、汉魏盛唐,彬彬乎域中矣。^④

① 《空同集》,卷 缘,页 愿下一愿上。

② 有关这些人物的事迹考订可参简锦松:《李何诗论研究》(台湾大学硕士论文,页 愿),《李梦阳 朝正倡和诗跋 的意义》,页 愿—愿。

③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北京:中华书局,页 愿—愿。

④ 康海:《对山集》,《四库全书》本,卷 猿,页 猿上—猿下。

里面提到李梦阳、何景明、王廷相、王九思、徐祯卿、边贡、康海七个人名。后来李开先在他写的《何大复传》中就正式称这些人为“弘德七子”^①。但当时还有许多不同组合的称呼。如何景明有《六子诗》，是指王九思、康海、何瑭、李梦阳、边贡、王尚纲六人^②；后来唐铤在《升庵长短句序》所说的“七子”却是李梦阳、何景明、郑善夫、徐祯卿、薛蕙、孙一元^③；另一个盛行的并称是“四杰”，指李梦阳、何景明、边贡、徐祯卿^④。相与标榜名目繁多，这是其时的风气使然。晚明许学夷《诗源辩体》就已经说过：

弘正诸子，观诸家序列不同，则知李、何、徐、边而外，初无定名也。^⑤

因此，“前七子”的名目不能作准，论参与其中的人，实在远超“七子”，而实际居领导地位的，则只有李梦阳、何景明等数人^⑥。尤其李何二人，后来因为论诗争议，往返驳辩，在理论上的思虑就更加深入。因此本书以二人为复古诗论前期的代表人物，其

① 李开先著，路工辑校：《李开先集》，上海：中华书局，1958年，页125。钱谦益在《边尚书贡小传》中说：“弘治时，朝士有所谓七子者：北郡李梦阳、信阳何景明、武功康海、鄂杜王九思、吴郡徐祯卿、仪封王廷相、济南边贡也。”大概也是由李开先之说而来。见《列朝诗集小传》，页144-145。

② 《大复集》，《四库全书》本，卷八，页一。猿上。

③ 见王文才、张锡厚辑：《升庵著述序跋》，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1。按：当时另一个盛行的并称是“四杰”。

④ 李梦阳的晚辈袁帙就有此说。见袁帙：《皇明献实》，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影印明抄本，页14。

⑤ 许学夷：《诗源辩体》，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页1。

⑥ 徐李、何外，另一个重要领导人是康海，但他在复古运动中的主要成就在于文章，据李开先记载王九思的话说：“崆峒（李梦阳）为予改诗稿今尚在，而文由对山（康海）改者尤多，然亦不止于予，虽何大复、王浚川、徐昌谷、边华泉诸词客，亦二子有以成之。”见《李开先集》，页125。